魏忠賢演義

〔清〕无名氏 著

四大名人演义

魏忠贤演义

〔清〕无名氏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忠贤演义/(清)无名氏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2
(四大名人演义)
ISBN7－228－06786－X

Ⅰ．魏… Ⅱ．无… Ⅲ．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Ⅳ．1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204 号

四大名人演义
魏忠贤演义
〔清〕无名氏　撰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3.25 印张　320 千字
ISBN7－228－06786－X/I·2492

定价（全四册）：46.00 元　本册：12.50 元

前　言

本书又名《魏阉全传》、《梼杌闲评》，因小说中魏忠贤与客印月的性爱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故后来的刊本又有易名为《明珠缘》的。本小说五十回，是一部描述明代宦官魏忠贤罪恶生涯的历史小说。末著撰者。相传为史家学李清所撰，但无可靠材料可以证实。有学者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是由明入清的人。作品的成书年代，应当在清初，而非明末。在本小说之前，反映魏忠贤祸国殃民的小说已有几部，如《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等，但描写客魏阉党故事最成功的作品应当是本书。

历史上的魏忠贤，本系肃宁一市井无赖，中年自阉入宫，至天启末年，权倾海内。他内结客氏，对熹宗阿庾取宠；外收大批无耻官僚为“义子”，称“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自内阁六部至四关总督，遍置死党，人称九千岁。他提督东厂，利用特务机关，大兴冤狱，迫害东林党人，民间对他稍有议论，“辄被禽僇，甚至剥皮刲舌”。他的专横跋扈、无恶不作引起了正直士人和人民群众的切齿痛恨。魏忠贤倒台后，写魏忠贤乱政的戏曲、小说在数十年之内大量出现，本书就是其中的一种。

本书主要描写宦官魏忠贤罪恶的一生。小说以第二十回为界，可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写魏忠贤入宫前事；前七回主要写魏忠贤生母侯一娘颠沛流离的遭遇，反映了下层艺人的苦辣酸甜。第八回至第二十回，则主要叙述了魏忠贤初入公门的与世浮沉，步入社会的曲折沟壑。不仅穿插了侯一娘与魏云卿、魏忠贤与客印月、侯秋鸿两组两性关系的纠葛，而且还交待了日后政治舞台上魏阉爪牙如刘嵎、李永贞、倪文焕、田尔耕等人微贱时种种猥琐卑污的行径，活画出一副下层市井百像图。二十回以后则写魏忠贤入宫后，与昔日的情妇，今时朱熹宗的乳母客印月狼狈为奸，乱政篡权，蒙蔽皇帝，以实现其政治野心。熹宗即位，他凭

借特殊关系青云直上，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然后利用手中权势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控制厂、卫，杀戮忠良。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高攀龙等无不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熹宗死后，魏阴谋摄政，后在众人弹劾下，崇祯三年，被迫投环伏罪。

魏忠贤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守门太监，勾结一个毫无知识的乳母，一跃而成为可以控制内阁、左右朝政的权臣，这就足以说明当时的封建政治的彻底腐败。小说一开头，作者就对明太祖以后，皇帝坏“祖宗成法”、“宠信太监”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作品在一系列情节中，对皇室内部纷争以及整个官僚阶层“举世昏昏如狂瞽”的情形作出了在正史中所见不到的生动描写：作为守门太监的魏忠贤，因为刘光复一案他进计有功，即得东宫宠信，熹宗朱由校即位后，他飞黄腾达，深受重用；而魏忠贤得势以后，除了代表在野力量的东林党人的抗争外，大部分在朝官员，上自卿、相、尚书，下至巡抚、知县，无不极曲奉权奸、卖身投靠、厚颜无耻之能事。“说什么天高皇帝远，《大明律》在也枉然。”（第十六回）这一切，正是奸佞赖以得势的土壤。

小说没有把魏忠贤这一罪恶人物简单化，而是把他置于明末复杂背景中，写出了他的贪欲和野心在这一复杂背景中逐渐膨胀的全部过程。这就是本小说高于其他同类题材作品的地方。

本小说在写作上吸收了《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和人情小说的艺术经验，具有章回小说的完整形式，与其他同类小说相比，在艺术上要高出一筹。

一、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本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在历史上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杨涟、左光斗、周顺昌的冤案；颜佩韦等苏州市民的反抗；妖书、梃击、红丸、移宫等大案的描述；魏忠贤生辰、各地建生祠等情节大体与史实相符。在大的事件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又有艺术虚构，使小说情节连贯，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如梃击一案，由于“东宫侍卫萧条”（《三朝野记》）使张差得以闯入宫中，是符合史实的，但禽拿张差的韩本用却换成了魏忠贤，给魏忠贤得以重用提供了依据，为小说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扬州知府刘铎因在扇子上抄了欧阳晖悼熊廷弼的诗，被诬为东林党，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捕入狱，这是《国榷》、《三朝野记》等书中有记载，作者把欧阳晖的诗改为刘铎自己所写，以突出刘铎的正义感和魏党迫害忠良的罪行。

二、艺术结构比较完整、精巧。作品以魏忠贤、客印月的姻缘为线索，把客魏罪恶生涯贯穿起来。客魏姻缘当然是虚构的，但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纤言》载："客氏者，熹宗乳媪也。宫中旧例：内监与宫女配为夫妇，宫女赖内监买办，内监借宫女缝补，盖藕相比也无异民间伉俪焉。乃客氏姿色妖媚，正喜魏忠贤狡黠，熹宗于夜半转给忠贤为妻。"《国榷》亦记："上命归忠贤。"作者根据这些材料虚构出两人的故事。第六回写魏忠贤随母侯一娘逃出强盗窝，寄居石林庄，为客印月找回遗失的三颗明珠，魏忠贤与客印月青梅竹马，订下婚约。第十三回写到十多年后，魏忠贤到苏州贩布，与婚姻不幸的客印月相会，重叙旧情，勾搭成奸，客印月赠明珠一颗作为表记。第十八回写魏忠贤流落涿当乞丐，无法生活，忍痛把珠子送当铺典当。第二十二回写当了太监的魏忠贤与作了天启皇帝乳母的客印月在宫中相会，在政治上勾结起来。第三十四回写冯铨为魏忠贤赎回20多年前当在当铺的明珠，越次拜相。明珠重会，客、魏两人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用明珠作为一根线，把故事串连起来，使其具有世情小说的格局。阉党的重要党羽用虚构的情节让他们与客、魏生平遭际这条主线挂钩，依次出场，逐步显示出他们的面目。如第六回写魏忠贤在石林庄与李永贞、刘若愚结拜兄弟；第九回写魏忠贤与傅如玉成亲，带出傅家亲戚田尔耕；第十七回写侯七官聚赌被捉，魏忠贤为他求情，引出崔呈秀。这些都组织得十分严密，有条不紊。

三、人物描写比较成功。像魏忠贤、客氏这样的大奸大恶，小说并没有简单化、脸谱化。魏忠贤未发迹前，一方面品质恶劣，干了不少坏事；另一方面又遭受许多苦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魏忠贤也并非一味奸恶，有时也受良心的谴责。当他的钱财被妓院的老鸨盗去时，"想道：'这也是我不听好人言，至有今日。当日妻子原劝我安居乐业，我不听她，要出来。如今将千金资本都费尽了，只落得一身落泊，要回去有何面目见她？'"客印月所嫁非人，婚姻不幸，作者也颇有同情之心。倪文焕因无权势，不得进学，托魏忠贤求了鲁太监才当了秀才，当

时并非坏人。到当上西城御史，见奉圣府奴仆横行，也大发雷霆，骂道："况你主人不过是乳温之子，尔等敢如此横暴放肆。"但是当客、魏震怒时，他又后悔自己做事鲁莽，得罪权贵；又想这口气无法忍受，"拼着不做官"罢了；但又转念"一生辛苦，半世青灯，才搏得一第，做了几年冷局，才转得这个缺，何曾受用得一日？况家贫亲老，岂可轻易丢失，还是陪他个礼好。"到了刘若愚要他献"投命状"，诬告忠臣，以求魏忠贤恕罪时，他虽然十分犹豫，最后还是为了保全自己，"没奈何也顾不得别人性命，昧着天良，点了四个人"。这就把倪文焕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有些虚构的陪衬人物也写得十分活跃。如丫头秋鸿，先是打情骂俏，与魏忠贤勾搭，并引诱客氏与魏忠贤成奸。到了客、魏专权时，她却时时讽刺魏忠贤，在打情骂俏中揭他的老底，骂得痛快淋漓。她多次劝客氏改恶从善，尽早退步；至客氏死于狱中，她又仗义赎尸，报答旧主。侯秋鸿性格活泼，语言锋利，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市井俗语，脱口而出，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四、妙手描绘了人间世态百相和一幅幅民俗风景画。书中展示的社会生活画面从乡村到市井，从山野到宫庭，不仅纵横辽阔，而且人物众多，身份繁杂，有皇亲国戚、宦官宫女、各类官吏，商贾艺人，道士强盗，妓女乞丐等等。书中既有朝野的卖官鬻爵，巧取豪夺，又有市井的殴斗哄闹，酗酒宿娼；既有强盗的打家劫舍，骗子的炼丹诈骗，又有农家的男耕女织，艺人的逞卖艺等等，无所不有。

必须指出，书中所写的政治斗争，带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作品从朱工部治水写起，以"碧霞君主劫解沉冤"结束，生死轮回，冤冤相报。本书还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暗线：客、魏乱政被说成是淮河中的雌雄二蛇因帮助治水反受大祸，转世为人以后，便对当年参加治水的人进行报复。这无疑削弱了全书的批判力度。

另外，书中把农民对于官府的反抗作了完全相反的描写。历史上，刘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同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一样，是贫苦农民反抗官府的正义斗争。而在本书中，刘鸿儒等人却被描写成一批利用妖术蛊惑百姓，奸淫抢掠，无所不为的妖魔。这种完全混淆是非的描写，是作者阶级立场的局限，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的。

总　论

诗曰：

博览群书寻故曲，旁搜野史录新闻。
讲谈尽合周公礼，褒贬咸遵孔圣文。
按捺奸邪尊有道，赞扬忠孝削谗人。
零裁锦绣篇篇好，碎剪冰霜字字真。
春夏秋冬排景致，风花雪月按时新。
丁当击玉敲金字，剔透蟠龙绣凤纹。
壮似秋风吹战垒，清如夜雨上松林。
助添豪杰英雄气，感激忠臣烈士心。
美玉良金思巧匠，高山流山待知音。
当场告禀知音者，忙里偷闲试一听。

日月隙驹，尘埃野马，东流不尽江河泻。向来争夺利名人，百年几个长存者？童叟闲评渔樵话，是非不在《春秋》下。自斟自饮自长吟，不须赞叹知音寡。

《满江红》：

欲界茫茫，待足时、何时是足。凝眼望、功名千里，云台高筑。世事浑如花上露，人生一似风前烛。问一年、几见月当头，杯频覆。　逐不尽，秦庭鹿。揾不住，新亭哭。看繁华转眼，玉楼金谷。叱咤风雷神气壮，鞭笞山岳威名肃。到头来、都付水东流，空劳碌。

且复何言，纵狂歌、唾壶敲缺。心头事、呼天剑啸，避人眦裂。竟致咆哮凭虎豹，不堪凝冱常冰雪。问妻儿、张口视其中，存否舌？　忽发作，醉激烈。难止遏，狂时节。欲登天亟请，假

吾丈铁。大嚼疗饥奸贼脑，横吞解渴残臣血。读《春秋》、此笔在人心，何尝绝。

古往今来，青史上、分明实写。请君看、贤奸忠佞，何曾假借。振主威权名赫奕，倾人机械魂惊怕。想胸中、犹觉志难伸，一人下。　　忠义士，偏遭叱。凭吊泪，休频洒。看尘开镜照，云空日射。事败族诛群一块，棺开尸戮谁能赦？叹小人、枉自逞英雄，千秋骂。

盖闻三皇治世，五帝分轮，君明臣良，都愈成治，故成地天之泰。后世君暗臣骄，上蒙下蔽，遂成天地不交之否。世运草昧，生民涂炭，祸患非止一端，然未有若宦官之甚者。盖此辈阴柔之性，悍厉之习，与人主日近日亲，始则牵连宫妾，窥伺人主之意向，变乱是非，既则口衔天宪，手弄王章，威权盛极，不致败亡不已。若汉之十常侍，诛戮缙绅，流毒中外，赤帝子四百年基业，尽丧阉人之手。唐始于李辅国、鱼朝恩，日浸月渐，酿成甘露之变，祸莫大焉。惟宋内侍受制中书，韩魏公以一纸贬退任守忠，奠国家于磐石，此足见云辅作用；亦是君上英明信任，故能如此。其后杨戬、童贯之流，浸淫日盛，运花石纲，开召边衅，蛊惑君心，靖康之祸有自来矣。至于明太祖，既定天下，鉴前代之夫，宦者官不过四品，止供洒扫传命令，不许识字知书。后世因循日久，坏了祖宗成法，溺爱养好，而王振、刘瑾之徒，作恶惨极。后到天启年间，一个小小阉奴，造出无端罪恶。正是：

说来华岳山崩折，道破黄河水逆流。

目　录

第　一　回　朱工部筑堤梵蛇穴　碧霞君显圣降灵签 …… (1)
第　二　回　魏丑驴迎春逞百技　侯一娘永夜引情郎 …… (11)
第　三　回　陈老店小魏偷情　飞盖园妖蛇托孕 …… (18)
第　四　回　赖风月牛三使势　断吉凶跛老灼龟 …… (26)
第　五　回　魏丑驴露财招祸　侯一娘盗马逃生 …… (35)
第　六　回　客印月初会明珠　石林庄三孽聚义 …… (44)
第　七　回　侯一娘入京访旧　王夫人念故周贫 …… (52)
第　八　回　程中书湖广清矿税　冯参政汉水溺群奸 …… (61)
第　九　回　魏云卿金牌认叔侄　倪文焕税监拜门生 …… (72)
第　十　回　洪济闸显圣斥奸　峄山村射妖获偶 …… (81)
第十一回　魏进忠旅次成亲　田尔耕窝赌受辱 …… (92)
第十二回　傅如玉义激劝夫　魏进忠他乡遇妹 …… (101)
第十三回　客印月怜旧分珠　侯秋鸿传春窃玉 …… (111)
第十四回　魏进忠义释摩天手　侯七官智赚铎头瘟 …… (121)
第十五回　侯少野窥破蝶蜂情　周逢春摔死鸳鸯叩 …… (131)
第十六回　周公子钱神救命　何道人炉火贻灾 …… (141)
第十七回　涿州城大奸染疠　泰山庙小道怜贫 …… (150)
第十八回　河柳畔遇难成阉　山石边逢僧脱难 …… (158)
第十九回　入灵崖魏进忠采药　决富贵白太始谈星 …… (166)
第二十回　达观师兵解释厄　魏进忠应选入宫 …… (174)
第二十一回　郭侍郎经筵叱陈保　魏监门独力撼张差 …… (183)
第二十二回　御花园嫔妃拾翠　漪兰殿保姆怀春 …… (192)
第二十三回　谏移宫杨涟捧日　诛刘保魏监侵权 …… (201)
第二十四回　田尔耕献金认父　乜淑英赴会遭罗 …… (209)
第二十五回　跛头陀幻术惑愚民　田知县贪财激大变 …… (217)

第二十六回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萧游击战败叩禅庵……（224）
第二十七回 傅应星奉书求救 空空儿破法除妖……（231）
第二十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李永贞毒计害王安……（238）
第二十九回 劝御驾龙池讲武 僭乘舆泰岳行香……（246）
第三十回 侯秋鸿忠言劝主 崔呈秀避祸为儿……（252）
第三十一回 杨副都劾奸解组 万工部忤恶亡身……（261）
第三十二回 定天罡尽驱善类 拷文言陷害诸贤……（269）
第三十三回 许指挥断狱媚奸 冯翰林献珠拜相……（277）
第三十四回 倪文焕巧献投名状 李织造福上害贤书……（284）
第三十五回 击缇骑五人仗义 代输赃两县怀恩……（291）
第三十六回 周蓼洲慷慨成仁 熊芝冈从容就义……（298）
第三十七回 魏忠贤屈杀刘知府 傅应星忿击张金吾……（304）
第三十八回 孟婆师飞剑褫奸魄 魏忠贤开例玷儒绅……（312）
第三十九回 广搜括扬民受毒 冒功名贼子分茆……（319）
第四十回 据灾异远逐直臣 假缉捕枉害良善……（324）
第四十一回 枭奴卖主列冠裳 恶宦媚权毒桑梓……（331）
第四十二回 建生祠众机户作俑 配宫墙林祭酒拂衣……（340）
第四十三回 无端造隙驱皇戚 没影叨封拜上公……（348）
第四十四回 进谄谀祠内生芝 征祥瑞河南出玺……（356）
第四十五回 觅佳丽边帅献姬 庆生辰干儿争宠……（364）
第四十六回 陈玄朗幻化点奸雄 魏忠贤行边杀猎户……（370）
第四十七回 封王侯怒逐本兵 谋九锡妄图居摄……（378）
第四十八回 转司马少华纳赂 贬凤阳巨恶投环……（386）
第四十九回 旧婢仗义赎尸 孽子褫官伏罪……（394）
第五十回 明怀宗旌忠诛恶党 碧霞君说劫解沉冤……（40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回　朱工部筑堤梵蛇穴　碧霞君显圣降灵签

诗曰：

极目洪荒动浩歌，英雄淘尽泪痕多。
狂澜一柱应难挽，圣泽千秋永不磨。
望里帆樯时荡漾，空中楼阁自嵯峨。
临流无限澄清志，驱却邪螭净海波。

且说尧有九年之水，泛滥中国，人畜并居。尧使大禹治之，禹疏九河归于四渎。那四渎，乃是江渎、淮渎、河渎、济渎。那淮渎之中，有一水怪，名曰支祁连，生得龙首猿身，浑身有四万八千毛窍，皆放出水来，为民生大害。禹命六丁神将收之，镇于龟山潭底，千万年不许出世。至唐德宗时，五位失政，六气成灾。这怪物因乘沴气，复放出水来，淹没民居。观音大士悯念生民，化形下凡收之，大小四十九战，皆被他走脱。菩萨乃化为饭店老妪，那怪屡败腹肌，也化作穷人，向菩萨乞食。菩萨运起神通，将铁索化为切面与他吃。那怪食之将尽，那铁索遂锁住了肝肠，菩萨现了原身，牵住索头，仍锁在龟山潭底。铁索绕山百道，又于泗州立宝塔镇之，今大圣寺宝塔是也。又与怪约道："待龟山石上生莲花，许汝出世。"

历今八百余年，正值明朝嘉靖年间。七月三十日，乃地藏王圣诞。寺中起建大斋，施食放灯，莲灯遍满山头。此怪误认石上生莲花，遂鼓舞凶勇，逞其顽性，放出水来，江淮南北，洪水滔天，城郭倾颓，民居淹没。江北抚按官员，水灾文书雪片似的奏入京师。正值世宗皇帝早朝，但见：

祥云笼凤阙，瑞气霭龙楼。数声角吹落残星，三通鼓报传玉漏。和风习习，参差御柳拂旌旗；玉露瀼瀼，烂漫宫花迎剑佩。玉簪珠履集丹墀，紫绶金章扶御座。麒麟不动，香烟欲傍衮龙浮；孔雀分开，扇影中间丹凤出。八方玉帛进明皇，万国衣冠朝圣主。

是日，天子坐奉天殿，众官礼毕，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左班中闪出两员大臣，当阶俯伏。左首是玉带金鱼，乃工部尚书，奏道："臣连日接得凤阳等处水灾文书，道淮河水溢，牵连淮、济，势甚汹涌，陵寝淹没，城郭倾颓，淮河一带，尽为鱼鳖。臣不敢不奏，请旨定夺。"右首红袍象简，乃是通政司，手捧着几封文书奏道："臣连日收得凤阳等处奏疏数封，敬呈御览。"两边引奏官接了奏章，一面进上御前拆封。读本官跪下宣读，皆是水灾告急。天子听了，即传旨道："凤阳陵寝重地，淮扬漕运通衢，尔等会推干员，速往经理。"众臣叩头领旨。

天子驾起，诸臣退班，即于松蓬下会集阁部九卿台谏部寺各官，会议推得材干大员朱衡。这朱衡乃江西吉安府万安县人，由进士出身，现任河南左布政。曾任中河，因治河有功，故众人会推他，遂奏闻。旨下，升他为工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理河务。颁了敕书，差官赍送，星夜到河南开封府来。朱公接了旨与敕印，即刻起身，走马到凤阳来上任。府州县迎接过了上院，次日谒陵行香，回院。徐、颖、扬三道进见，朱公道："本院栎材初任，不知虚实，诸公久任大才，必有硕见赐教。"扬三道拱手道："大人鸿材硕德，朝野瞻仰，晚生辈何敢仰赞一词。"朱公道："均为王事，但请教诸位谋略，共成大功，何必太谦！"凤阳府推官上前打一躬道："明日请大人登盱眙山，一观水势再议。"

次日，各官齐集院前，具鼓吹仪从伺候。辰时放炮开门，朱公八人大轿，众官或轿或骑相随，一行仪从，早来到盱眙山上下轿。朱公同众官纵目一观，但见：

> 汪洋浸日，浩漫连天。数千里浪脚拍长空，一望里潮头奔万马。连山倒峡，喷雪轰雷，悠然树顶戏鱼龙，惨矣城头游蟹鳖。民居荡漾，萧萧四野尽无烟；蜃气重迷，隐隐八方浑没地。子胥威势未能消，大禹神功难下手。

朱公部同众官观看良久，吓得目瞪口呆，道："本院只道是淮水泛溢，与黄河堤坏相同，似此汹涌，何策能治？"众官你我相视，嘿然无言。又见东北上涛浪卷起，互相冲击，有数十丈高。朱公道："这是何处？"泗州知州上前禀道："这是淮、黄合流之所，两边浑水中间一线分开，

原不相杂；如今淮水势大，冲动黄河浊水，故冲起浪来相击。”朱公道：“似此，如之奈何？”众官道：“大人且请回衙门再议。”

朱公同各官下山。时日已过午，见山脚下金光焰焰，瑞气层层。朱公问道：“那放光的是甚么？”巡捕官禀道：“是大圣寺宝塔上金顶映日之光。”朱公道：“大圣寺是何神？”巡捕道：“是观音化身，当年曾收伏水母的。”朱公道：“既然有此神灵，何不到寺一谒？”随行仪从竟到寺中。本寺僧人闻知，便撞钟擂鼓前来迎接。众官俱下轿马，同入寺内。果然好座古寺，有诗为证：

古寺碑题多历年，澄湖如练倚窗前。
寒云自覆金光殿，蔓草犹侵玉乳泉。
竹隐梵声松径小，门迎岚色石桥联。
龟山一派横如案，永镇淮流荫大千。

朱公走到二门内，见两行松翠，阴阴无数，花香馥馥；正中一座宝塔，碍日凌霄，十分雄壮，但见：

七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通。
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
声传梵铎风初起，光射清流灯自红。
水怪潜藏民物泰，万年佛力镇淮东。

朱公上殿焚香，同各官下拜。礼毕，寺僧献茶。廊下来看碑记，上载着“唐时水母为灾，观音化身下凡，往黄善人家投胎。后来收伏水母。”朱公忽自猛省道：“本院当日在河工时，曾有个宿迁县县丞，姓黄，亦是敝府人。彼时河决，刘伶台百计难塞，多亏此人奇计筑完，如今不知可在了？若访得此人来应用，或可成功。”扬州道道：“现在只有高邮州州同，姓黄名达，是吉安人，管河甚是干练，不知是否？”朱公道：“正是黄达，那人生得修长美髯。”扬州道道：“正是长须。”朱公道：“待本院行牌，调来听用。”遂上轿回院，各官皆散。

朱公随即发牌调高邮州州同赴辕听用。且说那黄州同乃江西吉水人，母梦白獭入怀而生，生来善洑水，水性之善恶一见便知。他由吏员出身，自主簿升至州同，治高宝河堤有功，一任六年。士民保留，故未升去。一闻河院来传，随带了从人竟往泗州来，一路无词。到了泗

州，便在大圣寺住下。次日上院叩见，朱公见是他，便十分欢喜道："一别数年，丰姿如旧，扬属各上司个个称赞，可贺可羡。"立着待了一杯茶。部院体统，即府佐也不待茶，这也是十分重他。朱公遂将治水之事一一对他说了。黄达禀道："如今淮水汹涌，与黄水合流，汪洋千里，且牵动九道山河之水，势甚猖獗，急切难治，须求地理图一观，或原有故道可寻，或因地势高下，再行区处。"朱公邀至后堂命他坐了，门子捧过文卷，乃是黄河图、淮河图、盱贻等志，一一看过。上面大青大绿，画着河道并村庄店镇，皆开载明白。查得淮、黄分处，原有大堤，名为高家堰，由淮安扬家庙起，直接泗州，共有五百七十里，乃宋、元故道，久不修理，遂至淹没。朱公道："既有旧堤，必须修复。"黄达道："恐陵谷变迁，水势汹涌，难寻故道。"朱公道："堤虽淹没，必有故址可寻。筑堤之事，再无疑议，专托贵厅助理。"命摆饭留食毕。

黄达叩谢，辞出回寓，嘿坐无言，想道："这官儿好没分晓！他把这样天大的事看为儿戏，都推在我身上。"正自踌躇未决，忽报泗州太爷来拜，传出帖来，上写着眷生的称呼。原来这知州也是吉水人，平日相善，相见坐下。知州道："河台特取老丈来，以大事相托，想定有妙算。"黄达道："河台意欲于湖心建堤，隔断淮、黄之水，岂非挑雪填井，以蚁负山？何得成功！着晚生奔走巡捕则可，河台竟将此事放在晚生身上，如何承应得起？"知州道："老丈高才，固为不难；但此公迂阔，乃有此想，可笑之至。"黄达道："事出无奈，敢求划船十只，久练水手二十名，容晚生亲去探视水性再处。"知州道："即送过来。"

相别去了一会，州里拨到划船十只，二十名水手，又送下程、小菜。黄达即将下程赏了众水手，小菜赏了船家。收拾下船，一齐开向湖心里来。已是申牌时候，行有三十里，只见东方月上，是夜微风徐动，月色光明，照得水天一色，到也可爱。船到了一个涡口，黄达觉得水浅，叫水手下去探试。两个水手脱了衣服下去，约有顿饭时，不见上来。众人等得心焦，黄达又叫两个下去。众人见先下去的不上来，便你我相推，乱了一会，拣了两个积年会水的下去。又不见上来。等至三更，月色沉西，也不见上来。黄达又叫人下去，众人道："才两个是积年会水的，水里能走几十里的，也不见上来……"各人害怕，皆

延挨不肯下去。黄达怒道："你们见我不是你本官，故不听我调度。我是奉院差来，明日回过，一定重处！"众人见他发怒，只得又下去了两个。那些人皆唧唧哝哝的报怨。

少顷，又命两个下去。正脱衣时，只见一阵大风，只刮得：

星斗无光昏漠漠，西南忽自生羊角。中溜千层黑浪高，当头一片炮云灼。两岸飞沙月色迷，四边树倒威声恶，翻江搅海鱼龙惊，播土扬尘花木落。呼呼响若春雷吼，阵阵凶如饿虎跃。山寺亭台也动摇，渔家舟楫难停泊。天上撼动斗牛宫，地下掀翻瓦官阁。连天涛浪与山齐，千里清淮变浑浊。

这一阵狂风，把一湖清水变作乌黑。十只船吹得七零八落，你我各不相顾，眼见得都下水去了。那黄州同也落在水里，抱住一块大船板，虽是会水，当不得风高浪大，做不及手脚，只得紧抱着板任他飘荡。半浮半沉，昏昏暗暗，不知淌有多少路。忽觉脚下有崖，睁眼看时，已打在芦洲上。把两脚登住，一浪来又打开去了。心中着忙，用手去扯那芦苇，没有扯得紧，又滑下去。顺着水淌，又挣到滩边，尽力将身一纵，坐在岸上。那浪花犹自漫顶而过，又爬到高处坐了一会，风也渐渐息了，现出月光。独自一人，怕有狼虎水怪，只得站起来。四面一望，但见天水相连，不见边岸，身上衣服又湿，寒冷难禁，更兼腹中饥饿。正在仓皇，忽听得远远有摇橹之声，走到高处看时，见一人，摇着一只小渔船而来，看看傍岸，忽又转入别港里去。黄达高声叫道："救人！"那人那里理他，竟向前摇，渐渐去远。也是合当有救，那人正摇时，忽的橹扣断了，挽住船整理，离岸约有里许。黄达顾不得，又下水洑到他船边，爬上船去。那人道："你好大胆，独自一人在此何为？"黄达道："我是被风落水的，你不见我衣服尚湿？"那人整了橹扣，摇着船穿芦苇而走。黄达偷眼细看，那人生得甚是丑恶，只见他：

铁柱样两条黑腿，龙鳞般遍体粗皮。蓬松四鬓赤虬须，凛凛威风可畏。　叱咤声如雷响，兜腮脸若钟馗，眉棱直竖眼光辉，一似行瘟太岁。

那人摇着船问道："客人何处上岸？"黄达道："泗州。"那人道："泗州离此四百里，不得到了，且到我小庄宿一夜，明早去罢。如今淮

水滔天，闻得朝廷差了个甚么工部来治水，不知可曾治得？”黄达道：“如今朱河院现在泗州驻扎，要识水势深浅阔狭，然后有处。”那人冷笑一声道：“有处，有处，只会吃饭屙屎。目今淮水牵连河水，势甚汪洋，若不筑大堤隔断，其势终难平伏。只是苦了高、宝、兴、泰的百姓遭殃！”黄州同听了，想道：“此人生得异样，且言语有理，莫不他也知道地理法则？”因说道：“在下是高邮州的州同黄达，奉河院差委来探水势，遭风落水。如今河院要寻高堰旧堤，故迹俱已淹没，欲向湖心筑堤，岂不是难事？”那人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驱山填海，炼石补天，俱是人为，何难之有？高堰虽淹，自有故址可寻，也尽依不得当时旧迹。”

说着，船已摇到一个洲上。那人挽住船，邀黄达上岸。过了一座小板桥，只见篱菊铺金，野梅含玉，数竿修竹，一所茅堂。那人邀黄州同进去坐下，命童子烹茶。举头看时，满屋皆取鱼器具，却也幽雅。童子献过茶，又取出香秔饭、干鱼、烹鸡相待。饭罢，黄达谢过，坐着对谈，问道：“请教老丈高姓大号？”那人道：“小人姓赭名巳，这村唤做练塘，小人隐此多年，只以取鱼为业。洪泽湖并高、宝诸湖，无处不到。近因年老，在此习静。”说话时已夜深了，赭巳道：“有客无酒，奈何？请安置罢。”

是夜，月色昏暗，又无灯火，赭巳让床与黄州同睡，自己在中堂打铺。黄达一夜无眠，翻来覆去，村中又无更鼓，约有三更时候，忽听得有人言语，往来行走之声。悄悄起来，摸门不着，只听得赭巳鼾呼如雷。悄悄从壁缝中往处看时，只见七八个人坐在地下，将土堆成路径，却埽去，又堆，约有一二十遍；又见几个人将竹竿在地上量来量去，也有一二十遍。仔细看时，却是些小儿，不知是何缘故？看了约有一个更次，听见赭巳翻身，他便轻轻上床睡下。

天明时起来，四下看了，并无一人，止有一短童炊饭。因向赭巳问筑堤之法，赭巳笑道：“且请用早饭。”饭毕，赭巳道：“小人隐此多年，并不出门，昨日偶过湖上访友，得遇足下，亦是前缘。我授你治水之法。”遂向袖中取出一张纸，乃是画成的图本，指着上面说道：“如今筑堤，必由高堰旧迹，然亦有改移处，不可尽依故迹。此图上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